合歡山途中的原住民⊙小龔

瀛苑副刊

以前常聽別人說，原住民是最純真、熱情的，而那次我真的感受到了。

不知道是誰提議要去合歡山賞雪的。原本行前雀躍的心，卻隨著愈來愈下降的氣溫而逐漸冷卻至幾乎凍結，我們不停地摩搓自己的手腳，希望能藉此獲得一些這種溫度下不該有的暖和，然而手腳的神經似乎早已和大腦的意識無法溝通，我們不得不懷疑藏在皮膚下的紅色血液是否依舊流動著。在層層厚外套的保護下仍留不住的溫度，讓身軀不自覺地顫抖起來。

或許是體恤我們，也或許是他長途開車疲累了，只搭載我們一行八個人的小包車司機提議我們中途下車休息一下，順便活動活動筋骨，讓忘了循環的血液甦醒過來。一下車，我們的目光都不約而同地被不遠處的景物給吸引了——那裡正有一群原住民在烤肉、煮熱騰騰的湯呢！

可能是我們顯露出太饑渴的樣子吧！那一群原住民們竟熱情地邀約素不相識的我們一塊過去享用，顧不得形象，也顧不得是否是第一次見面，我們飛快地奔過去，毫不客氣地大吃大喝起來。說也奇怪，普通的食物在那時吃起來味道卻特別的甜美。

獲得充份補給的我們又踏上往合歡山的路途。雖然那次在零下五度的氣溫下仍沒有見到合歡山飄雪的景像，但卻在最冷的氣溫下感受到原住民最純真、最熱情的友誼。